

200369

醫林蒼萃

沈嘉瑞題



浙江省中醫學研究所編



医林荟萃

——浙江省名老中医学术经验选编第一辑——

浙江省中医研究所编

浙江省卫生局

前 言

《人民日报》为卫生部召开的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发表社论《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中医政策》一文指出：“提高祖国医药水平，促进医药科学的发展，首先应当重视祖国医药学遗产的继承，既要重视传统医药经典的继承，又要注意名医学术经验的继承。”“当前，更应当抓紧名医学术经验的继承，勿使失传。”整理总结名老中医、老药工的学术经验，是当前中医工作的一项紧迫任务，是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加快中西医结合步伐的重要措施之一。

浙江历代名医辈出，学术流派源远流长，对祖国医学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中医政策，我们将协同各地有关部门对本省近代中医流派和著名老中医、老药工的学术经验进行整理总结，并编辑《医林荟萃》，分期刊出，内部交流，以供临床、教学和科研参考。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在编辑过程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〇年四月

目 录

- 裘吉生对祖国医学的贡献及其学术经验…………… (1)
- 潘澄濂老中医治疗肝病的经验…………… (50)
- 刘文权老中医治疗精神病的经验…………… (78)

裘吉生对祖国医学的贡献 及其学术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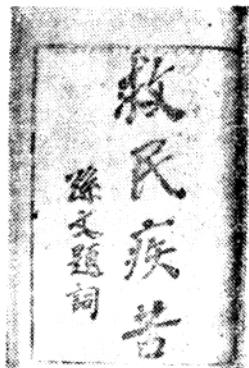
编写说明：裘吉生系我省近代名医，一生尽瘁医事，救民疾苦，素负盛誉，曾得到孙中山先生的大力表彰。本资料由裘吉生的医友、门人、亲属沈仲圭、裘诗新、李锦章、吴宝森、蒋士琰、裘诗路、裘诗庭等同志珍藏、提供，在吴宝森、李锦章及裘诗新等同志来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

浙江省中医研究所
杭州市卫生局



裘吉生先生，名庆元、字吉生（辛亥革命期间易名激声）。原籍浙江嵊县人，1873年出生于绍兴县城。壮岁曾患肺癆，群医束手，乃砺志习医，数年后自治而愈。其时清政腐败，国势危殆，先生与徐锡麟、陶成章、孙德清、王仁义、秋瑾等交，立誓驱除清室，光复神州，参加光复会，鼓吹革命。陶、徐在绍创办大通

学堂，宣传革命，物色志士，先生亦参与其事。未几，徐事败被害，秋瑾相继牺牲，清廷搜捕余党，先生离绍抵沪，经友人蔡某介绍加入同盟会，复受同盟会委任转往满州，托迹奉天，进行联络调查，继续革命。其时，先生钻研医学更不遗余力，语谓：“良医等于良相，治国原为治民”，本医国之志，行医济世五十余年。且勤求古训，博览群书，取各家之长，对外感热病、内伤虚癆等颇具独特之见。孙中山先生曾亲书“救民疾苦”四字赠之。1947年因病逝世，享年七十五岁，为我省近代医林耆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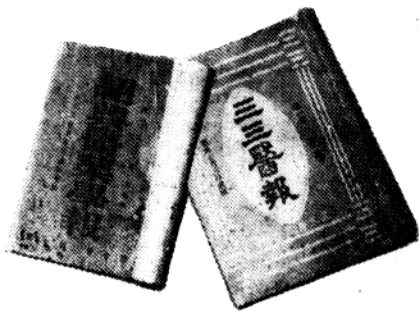


袁氏对祖国医学的贡献

一、搜集、出版医学书刊、发掘祖国医学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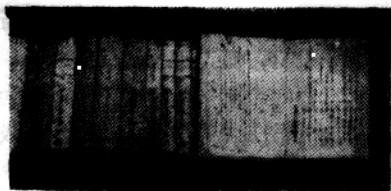
先生幼家贫，但喜读书，少时从其父在钱庄学业，将所得月规积蓄之，购得《本草纲目》一部，爱不释手，每至深夜以被掩灯捧读达旦。及长，感僻处越地，图书购置借阅之不易，乃节衣缩食，悉以所入，委托各地绍邑同乡抄寄书目，择善而购。尤在奉天行医时，交识日医多人，搜购海外汉医书籍，数十年中珍藏孤本、精钞本，先贤遗著及东瀛版本、医稿三千余种约两万册。1921年迁寓杭州，颜其书屋曰“读有用书楼”。时年先生四十九岁，行医三十三年，以《礼记》“医

不三世，不服其药”；《左传》“三折肱知为良医”为旨，以谓“不读三世书，不蓄三年艾，不能三折肱。”而成立三三医社，创办三三医院，刊行三三丛书，出版三三医报，



(《绍兴医药学报》和《三三医报》影印件)

并陆续刊行《读有用书楼医学选刊》三十三种，《鲟溪医述》七种，《寿世医书》十三种，并编著《学医方针》、《药理学便读》、《诊断学》、《治疗学》等函授教材，以深入浅出之阐述，便于初学之阅读。其选辑刊行前贤名著认真审核，恒请当时海内名医如时逸人、周小农、恽铁樵诸先生审核。如选刊凌嘉六《温热类编》，先生虽已亲校，复请沈仲圭先生再审，并为之序，其对学术上之严肃性于此可



(《珍本医书集成》影印件)

见。1930年间，先生复感世之藏书未能普及，乃出其所藏医学善本五百余册，赠送杭州鼓楼流通图书馆以惠读者，图书馆曾委托董志仁在出版月刊

上编辑《国医图书专号》以示纪念。1935年又精选善本、佚存孤本、未刊稿本、精抄本辑成《珍本医书集成》九十种，



(《皇汉医学丛书续编》
《珍本医书集成续编》书
本影印件)

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珍本医书集成续编》九十九种，《皇汉医学丛书续编》七十五种，四库全书中《普济方》全集，约版将成之际，芦沟桥烽火燃起，八一三沪战中，上海世界书局被炸，全部版本毁于敌机弹下，诚堪痛惜。尤有甚者，1937年秋，日寇铁蹄陷杭，先生举家南迁金严，全部藏书未及带走，悉被敌人劫去，实为祖国医学文化之一大损失。

二、团结中医学界，捍卫祖国医药

1929年春，国民党成立中央卫生部，在第一次卫生委员会议上通过所谓“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采取停止中医登记；废止中医学校；制止中医中药宣传；限制给照四大措施，以期消灭中医中药。全国中医药界为之震动。先生愤怒万分，联合中医药界发文表示坚决反对。其时，各省市推派代表，于是年三月十七日，集议于上海商筹对策，先生抱病代表浙江前往参加，疾呼中医药界紧密团结，誓为祖国医药前途、为民族健康而斗争。获得与会代表一致赞成，公推先生为赴京请愿代表团代表，仆仆风尘往返奔走于京沪之间，与国民党中央卫生部据理力争，并上书伪立法院，书谓：“吾国医药已数千年矣，……奈当今非但不加提倡，且

重施压迫，如不准设学校，办医院，既设立之学校，不准立案；既设立之医院，严加取缔；民众可自购西药而中药不准擅用，有是理乎？今更以消灭中医为鹄的，此实外人挟帝国主义借中国内奸走狗实行文化侵略也。”力举利弊，义正辞严。在中医药界坚决反对和全国人民的声援下，国民党中央卫生部被迫撤销提案，藉以和缓舆情，中医药事业得以延续。

三、汇通中西医药，开办中西兼备医院

在自然科学和现代医学技术趋向发达并日益东渐的当时，先生深感独步中医，缺乏现代医药之配合及现代文化科学之整理，虽尽毕生功夫未必能精。故而大胆设想、努力实践，进行中西医药协作之工作尝试，大力抨击那些认为中医不兼学西医与西医不屑兼学中医而自锢其学术进步者之不良学风，并常以中西医不肯相互为用之害举例告诫后学。

1921年先生由绍迁杭，在城皇山麓西牌楼设立三三医院（后迁于柳营巷口），设有病床数十张。三三医院首先打破中西医门户之见，除特约中医内科汤士彦、外科蒋抡元、伤科虞祥麟，西医内科有王心原、周福昌、裘诗新、徐祖鼎，妇产科汪静贞，助产士杨素贞外，还聘请杭州著名西医师叶润石、王吉民等为医学顾问，会诊切磋危重疑难病人，彼此交换学术经验，中西医之间融洽无间。并一再告诫门人“行医以活人为主，病之宜于西者用西药，宜于中者用中药，切勿有门户之见”。解放后，党把团结中西医作为卫生工作四大方针之一，搞好中西医结合工作，发展我国的新医学、新药学是毛主席、周总理生前遗愿，此亦可证先生之灼见卓识也。

四、培养新生力量，继承祖国医学

先生尝谓要发扬祖国医学，必须中医后继有人，大声疾呼“中医犹老态龙钟之人，虽饱经世故，然已步履蹒跚，倘若后继无人，必见淘汰。”乃毅然担巨任，先后随侍受业者达百余人，而通函教授者数以千计。并接办省救济院中医施诊所，为杭州市中医专科学校学生作为实习基地。对弟子不仅注重学术理论的教育，临床经验的传授，同时极为重视医德，曾手订行医十德，自勉勉人。其大意为：①见重症应用重药，勿可顾忌，救病如救火。②危急病人请诊，虽深夜须急往。③凡诊贫病者更宜和蔼周到。④诊妇女病，至深房必须有病人家属陪同，为女医者亦然。⑤立方务须写清脉案，使病家可知。⑥书写方案字迹切勿潦草。⑦不可毁谤同道。⑧勿自售秘药，如有药店所勿备之要药，处方必须公开。⑨病家一到，即宜诊治。⑩遇濒危病人勿当面谢绝。

临证中，常告诫弟子曰：“轻病用轻药，勿使药过病所，若轻不着边，药不达病，姑息养患，亦医之咎也；重证应用重药，即有斯证必用斯药，切不可谓顾全自己名誉用轻药以博稳健之名，避免遭人物议，有效则功归于己，不效则药告无咎，病本不救。此所谓‘巧医’，纵无谋人之迹，却有害人其实，汝等必须引以为戒。”在诊病方面要求胆大心细，谓：“用药难，识病更难，临诊必须深入细致。探得颞龙颌下珠，则胸有成竹，病无遁形”。并以亲身经历的病例，以示后学，如举例说：“绍兴何廉臣先生之媳患腹胀便秘，邀余往诊，彼前已用通便消胀之方，数治不效，且复呕吐，余诊后立一消化肉积方，便果通畅，腹胀呕吐随之而

消。乃命其子幼廉问余机理，余曰，无它。乃当日余在床前诊脉时，见痰盂中所吐出之物皆肉食残屑，可证宿食在胃尚未入肠，通便故不见效，须先消食，待其食消则便可通耳。此即临床之细心处。”

裘氏的治学精神和学术见解

一、博览群书，撷采诸长

先生学术深湛，全由苦学得来。平时应诊之暇，手不释卷，其学识不拘一家一派，能兼取各家之长。常以其自身体会与随学者曰：“学医者必须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先求诸刘、张、朱、李诸家，复求诸喻、陈、叶、吴诸家，认识多家之长，再进而读内、难、伤寒、金匱，则能因委求源，无不豁然贯通，较之先治经文，致苦艰深及墨守一家言谬持偏见者，不且得门而入，亦不胶柱鼓瑟。”先生在医学理论上，毕生从事大量医学书刊编辑出版，毫无门户之偏见，临床上也能撷拾众人之长，视病之阴阳偏胜，择药之寒热擅长以应之，特别是对富有创见，独具一格之医家著作，更能择善而从之。如在其重刊《伤暑全书》序文中说：“叶天士之温热，张凤逵之伤暑，喻嘉言之伤燥，吴又可之温疫，陈耕道之疫疹，陈平伯之风温，薛生白之湿热等皆有一得之见，以能羽翼仲景，皆有功于医学也。”先生平素就十分仰慕叶香岩之好学及其成就，赞其“从十七师游，尽得所长”，而能“集众长以为长，是以独擅众长。”

先生善读古书，严谨不苟，且能另具只眼，在字里行间下功夫。尝与吾辈曰：“读古人书，必须知其章节，明其句

读。知章节可以提纲挈领，明句读始知精神实质，非但原文须逐字逐句推敲，即注释亦不能忽视。”如对《伤寒论》太阳病“头项强痛”四字的理解，认为若说头痛项强，则项岂无痛哉，若说头项皆强痛，则头岂有强者哉。故必须解以“强”独指项言，“痛”则兼言头项。于此可见先生善读古书之一斑。

二、尊重科学、解放思想

先生尊重科学、反对迷信邪说是非常突出的。尤其在所著《女科治疗学》中，每病专列“纠俗”一节，对民间的一些旧风俗、旧习惯，以及荒诞不经之说和不科学的治疗方法，予以纠正。如对脏躁一症，指出“迷信家常强令病者到神庙中审判及命巫师咒禳，反致多遭刺激，症更加剧”，阴吹一症，“乡间妇人遇到此症为鬼怪，求巫不求医，是属大谬”；滑胎一症，“世俗多委之于命，不肯正当医治，实太不智”。又《肺病之症状及其治疗法》一文中，也有“辟谬”一节，其中指出：“年前流传谓洋油（即煤油）可治肺病，余见饮而受害或致死者甚多，此类者宜戒之”等等。先生对古代医籍中不合理的成分，亦主张应予扬弃，如说：

“书有七症八瘕之名……惑人所定，宜一概删去”。“又有用兔脑丸，令产妇吞服，可自胎儿产下手中握住之妄谈……，母体胃肠，岂能通子宫中胞内胎儿之理”。并大声疾呼：“此古书之亟宜整理及纠正之必要也”。

先生思想解放，反对因循守旧。如对那些占知识为私有，鼓相守秘的思想和做法深恶痛绝。常曰：“我国医学遗产是极其丰富的。但由于鼓相守秘，致有很多宝贵经验因而失传，这是我国医学事业停滞不前的一大原因。”又说“医

学上的任何一种成就，都是前人智慧的积累和心血的结晶，任何人都不能据为私有”。辛亥革命后，先生由东北回绍，鉴于中医固步自封，日趋没落，欲图挽救，首应破秘。乃邀集绍邑名医邵兰荪、胡宝书、何廉臣、曹炳章等成立绍兴医学会，创办绍兴医药学报，任副主编，亲自设计学报封面，上书一大“秘”字，有一人手持大锤猛向秘字砸去，线条粗犷，画意显豁，发人深省。其后出版三三医书，三三医报底面注明“准许翻印，版权所无”。在全国医药学界中提倡公开秘方、验方，并将所得资料在报刊公布外，竭力劝导中药商试制有效丸散出售，如寿明还睛丸、陆氏润宇丸、甘露消毒丹等，深为当时中医界所乐用。

三、中西一炉，倡立新说

先生于医学无门户之偏，而有中西医互参通融之见，毕生极力提倡现代化医学之实现。尝谓：“学术文化，皆有融洽共同之趋势，医学岂能例外，各能取彼之长，补我之短，其结果必冶于一炉，无所谓中也，西也，然后得以名之曰新医学，亦得名之曰现代化医学”。先生在医疗实践中身体力行，努力团结中西医药一道工作，为中西医药汇通探索路径；还十分重视对随学青年进行医学现代化之思想教育，在他主编的三三医社讲义《学医方针》中，要求中医能研究西医学术，使自己“听到病者报告曾经吃过西药某药某药云云，不至于对牛弹琴”。同时还指出，中医也可用西药及西医器具，以利于中西互学互用，并列举互相研究而得益之实例，以示后学，对今日之中西医结合，仍有启发。

先生在“现代化医学之实现”一文中，根据中西医各自

的特色，本着取长补短的原则，结合切身体会，从生理、病理、诊断、药物、治疗等方面，大胆地提出了“现代化医学具体方法”之设想，迄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特节录如下：

“（一）生理卫生与解剖学：以西说为主，参以中说之精、气、神各学理。因西学如一部生理学，无一‘气’字讲及，不知人之生者，即是‘气’也。现在西东学者研究精神学亦有知人身之气，即磁电力，与天地间大气感应，亦即人之活力也。

（二）病理学：须中西合参，因西学病菌说从人之目力不得见者，在显微镜下得见之。然显微镜放大至某倍而止焉，岂知至某倍而外无再见之物矣。故中说七情六淫为疾病之因，亦不可厚非，因七情六淫远因也，菌者近因也，一即原因，一即诱因，所谓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者是也。

（三）诊断学：除中学望、闻、问、切四诊，淘沙取金，竭力整理外，凡西学之化学检查、器械检查等均应一一采取，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亦即取彼之长，补我之短是也。

（四）药物学处方学：当以中药为主，西药辅之。因中药一为国产，各国民族，无有不自爱其国货而反用外物者也，一为国药用之无穷，取之不尽，但能以科学化整理之，自能应用裕如。且近来我国仿西药自制药品，出产也如雨后春笋，日见其多矣。又处方之法，中法不板，人人皆知，无待多赘。

（五）治疗学：现在中医内科，只用汤剂治疗法，外科用切开术、膏药、敷药，余如按摩治疗、针灸治疗等固有国粹善法，均宜恢复，又于伤科之接骨手术及秘传方法皆宜公

开传授。中国伤科秘传方中，用胎骨接骨，喉科锡类散之采用手指甲易于收口，同西法种皮同一理也。如加采用西医注射法，及输血法、接皮法，方称十全。”

裘氏临床经验介绍

先生生前不仅致力于医学理论之发掘研究，而且从事临床五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享有很高的声誉。《珍本医书集成》陆渊雷序中曾有如下事迹记述：“民十七，卫生部有不利中医之议，中医集议上海谋自救，旋入京请愿，裘先生与于代表之列。有贵要招代表治病，意欲将以验中医之实效也。诸代表咸推裘先生，先生为诊治，应手立愈。”由此可见先生名重一时，堪孚众望。而且特别擅长温热时病及肺癆、痢疾、白喉、妇女病的治疗，惜临床资料多于战乱时遗散，现仅就我们手头笔记所存，回忆所及，整理如后。



(裘氏处方手迹)

外感热病的治疗经验

先生托迹奉天，后迁江南，对南北热病颇有体会。尝

曰：“南方无真伤寒，北方无假伤寒。”意谓南方虽病寒而每多兼温，北方虽病温而每多兼寒，因地制宜也。故温病学说离不开《伤寒论》的理论指导；《伤寒论》与温病学说结合，热病辨证论治的内容才更丰富。但历来伤寒学派恃本寒而标热论点，注重麻、桂、柴、葛之辛温，温病学派恃本热而标寒论点，注重桑菊、银翘之辛凉。先生治感证初起，结合南方偏温多湿的气候特点，不同于北方多阴邪寒凝，邪在表卫偏于寒者，力避麻黄、桂枝辛温以助邪热；偏于温者亦不全用桑菊、银翘辛凉以遏湿邪。每在桑菊、银翘之中参以藜、羌、防微汗解表以却邪。曾谓：“因寒而投辛凉，不医不剧，因热而投辛温，祸不旋踵”。盖伤寒邪在太阳，汗之自愈，温病邪在卫分，峻发其汗，则有烦躁谵语之变。前人有温病忌汗之戒。温病是否可汗？叶天士谓：“在卫汗之可也……”。先生亦认为汗为温邪在卫分之出路，指出：“外邪袭表，须从汗解。然汗泄过多，则能导致亡阳亡阴之变。《伤寒论》中桂枝汤不可使其汗出淋漓亦此意也。薛生白说，‘湿病发汗，昔贤有禁，此不微汗之，病必不除。盖既有不可汗之大戒，复有得汗始解之治法，临证者当知所变通矣’，诚为经验之谈。”

温邪不从外解，由表入里，气热鸱张，壮热不已，宜清气保津，常用白虎汤加天花粉、竹叶、白茅根等。温邪逗留气分，夹湿尤为多见，湿遏热伏，淹结不清，苔白或黄，或垢腻或干，宜清热化湿，每用甘露消毒丹加减。是方微苦而非大苦，无遏湿伤阳之弊；清利而非燥利，无助热灼津之害；清内不遗外，有宣上、开中、渗下之功，湿热留恋，邪未化燥，用之最为合拍。若苔黄腻舌红者，或加竹叶、

芦根轻清透热，或加黄连，山梔苦寒泻火；苔白或嫩黄垢腻湿重者，或加苡仁、茯苓渗湿于下，或加半夏、厚朴辛开于中。其它或加浙贝、杏仁宣开肺气；或加竹茹、前胡清化痰热。若见黄厚之苔，不论已燥未燥，凡便溏者为湿热积滞之邪未净，均可导下。盖燥苔乃伤津之征，苔润亦系湿蒸化热，虽未伤津而热象已显，故两者均可导下存津。

温病治疗重在气分，不尔，邪入营血则有神昏谵语痉厥之变。如高热神昏，烦躁不安，或嗜睡呆钝灰光，耳聾唇焦，齿垢舌绛者，宜鲜生地、青子芩、鲜石菖蒲、鲜石斛、天竺黄、元参、钩藤、朱连翘、安宫牛黄丸、紫雪丹等清营开窍；高热痉厥，角弓反张，神识昏糊，四肢抽搐，痰声漉漉，苔黄腻舌干绛者，用犀角、羚羊角、玳瑁片、钩藤、天竺黄、朱连翘、淡竹沥、至宝丹、紫雪丹等熄风豁痰；热久伤阴，而见筋惕肉瞤，循衣摸床、两手撮空，口舌生疮，舌质光绛破裂苔剥者，可用西洋参、北沙参、元参、燕根、破麦冬、鲜生地、五味子、阿胶、抱木茯神、龙齿等养阴保津。盖温为阳邪，最易伤津耗液。先生治疗温病十分重视顾护津液，曾云：“桂枝汤治太阳中风以微汗为佳，大承气汤之治阳明腑实急下存阴，皆为存津保液之计，治温立方更应时刻顾护津液，存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下面试举治案数例以资说明。

张左

初诊：发热恶风，头痛咽疼，咳嗽痰粘，胸闷纳钝，脉象浮数，舌苔薄白。外感风热，治宜辛凉疏解。

桑叶三钱，薄荷一钱五分（后下），炒大力子一钱五分，银花三钱，连翘三钱，菊花二钱，淡豆豉三钱，杏仁三